

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

——141项调查研究的解析*

风 笑 天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 the paper deciphers 141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on important magazines since 1990.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presenting the result, most researchers ignored the introduction of methods they used, which did not achieved the criterion of sociological experiential research in its result representation. In resent years, the survey research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in four key aspects, sampling, variable measuring, data collecting and statistics analysis. Aimed at Result Represent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oducing research methods in research reports.

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是一种以自填问卷或结构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社会学界通常将其称为“社会调查”。同时,由于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三者是构成调查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最关键环节和最本质特征,因此,人们有时也将调查研究称为“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或者“统计调查”。

在各种社会研究方法中,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国内社会学者目前最为熟悉、使用也最多的一种方法。笔者1998年对国内87名社会学者的调查表明,“社会学者对各种研究方式按熟悉程度排列依次是: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现有统计资料分析、参与观察、内容分析、实验”。“问卷调查不仅是社会学者最为熟悉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是所有学者相互之间差别最小的一种方式”。同时,调查研究“毫无疑问地是社会学者们采用得最多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调查对象所列举的356项研究项目中,采用调查研究方法进行的就有199项,占55.9%(风笑天,1999)。邓锁等人对1989—1998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全部经验研究报告的定量统计也表明,“以问卷调查运用为主的研究方式在社会学研究中已是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在总共194篇论文中,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的有90篇,其比例达到46.4%,远高于其他各种研究方式(邓锁等,2000)。

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曾对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调查研究进行过回顾与评析(风笑天,1989),总结了80年代国内社会学界在调查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基本状况,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笔者当时的认识所限,将实际上属于“实地研究”范畴的个案调查和典型调查归纳为“传统社会调查”,并将其与以抽样问卷调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调查”相区分,以此展开分析。本文则将视野放在90年代至今,并集中对运用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进行解析。至于原来所说的“传统社会调查”,由于它实际上属于实地研究范畴,而笔者在1997年曾专门撰文对国内社会学界实地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解析(风笑天等,1997),因此这里就不再涉及。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的调查研究在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两方面的状况如何?在结果呈现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或不足?强调结果呈现中的方

* 2002年2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珠海主持召开了一次小型调查方法研讨会,受边燕杰博士邀请,笔者对国内社会学界在调查中使用抽样方法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在完成边博士任务的同时,将分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此文。我的博士生唐利平协助笔者作了部分文献的统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法介绍对于社会学经验研究具有什么意义?

本研究对分析对象的选择标准是:1990年至2001年之间,发表在国内社会学界最重要期刊《社会学研究》,以及国内社会科学界最重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以调查研究的方式进行的全部研究报告和论文。据统计,1990年至2001年,《社会学研究》共发表调查研究的论文113篇,《中国社会科学》共发表调查研究的论文28篇,这141篇研究论文就构成笔者分析的总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英国社会学家格利·罗斯(G. Rose)所倡导的解析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本文将主要从结果呈现的角度,对这141项调查研究中的抽样、测量、资料收集以及统计分析这几个有关方法环节进行解析,而不涉及各项研究的特定主题和具体内容。

一、结果呈现中对方法的介绍

在调查研究的结果呈现中,方法的介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评价调查研究成果质量的十分重要的一环。规范的研究报告中,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部分对其进行介绍。根据这一标准,笔者对这141项调查研究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三个时期的调查研究在结果呈现中对研究方法的介绍情况

年份	篇数	专门一节且有标题		一段话、无小节和标题		一句话或完全没提及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1990—1993	42	11	26.2	16	38.1	15	35.7
1994—1997	47	12	25.5	23	48.9	12	25.5
1998—2001	52	29	55.8	15	28.8	8	15.4
合计	141	52	36.9	54	38.3	35	24.8

表1最下面一行的结果表明,完全按照调查研究结果呈现的要求对方法进行介绍的论文比例为37%,而一句话带过或者完全没有提及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达到了1/4。在结果呈现中采用比较简单、且常常是不完全的方式对研究方法进行介绍的论文比例也接近40%。这一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在调查研究成果呈现上的整体状况。比较三个不同时期中的比例,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者在报告中对调查方法的介绍方面已有了十分明显的改观。这一方面体现在规范的、专列一节对研究方法进行介绍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前两个时期的25%左右,显著提高至55%以上),同时也反映在完全不作介绍的比例的明显下降上(以10%的速度从第一个时期的35%依次递减到第三个时期的15%)。

对于调查研究来说,抽样、测量、资料收集,是其研究设计中最关键的内容,也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呈现中应着重介绍的内容。因此,笔者进一步对每一篇调查研究论文的引言部分、研究设计部分(或方法部分)进行了阅读,根据作者的介绍并参考了其论文结果部分的相关表格,对结果呈现中关于研究所使用的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的说明情况进行了逐年分类统计。^①结果见表2。

表2的结果向我们展现出这样一种现实:大约2/3的调查报告对其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缺乏必要的介绍。在总共141篇调查研究论文中,只有54篇(占38.3%)向人们说明了研究者抽样的方法与过程,只有45篇(占31.9%)向人们说明了研究者对关键变量的测量指标与方法,只有50篇(占35.5%)向人们说明了研究者采取的资料收集方法。绝大部分论文则没有向读者提供这三方面的信息。从结果呈现的角度看,现有的调查研究论文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足够的资料。这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的解析。

① 需要说明的是,对文章中作者提到的某种方法,除非作者对其有明确的程序说明或介绍,否则仍然将其归为无说明一类。

表 2 不同年份两刊物发表的 调查研究论文中对具体方法的介绍情况

(篇)

年代	篇数	随机	抽样方法		测量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 ^①		
			非随机	无说明(%)	有说明	无说明(%)	访问	自填	无说明(%)
1990	16	3	1	12(75)	2	14(88)	1	1	14(88)
1991	8	0	1	7(88)	3	5(63)	2	2	4(50)
1992	10	3	0	7(70)	2	8(80)	1	5	4(40)
1993	8	1	0	7(88)	1	7(88)	0	2	6(75)
1994	11	2	3	6(55)	1	10(91)	1	2	8(73)
1995	15	2	2	11(73)	3	12(80)	2	3	10(67)
1996	14	1	2	11(79)	1	13(93)	3	2	9(64)
1997	7	2	0	5(71)	1	6(86)	2	1	4(57)
1998	10	2	3	5(50)	5	5(50)	5	1	4(40)
1999	12	7	1	4(33)	8	4(33)	1	1	10(83)
2000	14	6	3	5(36)	10	4(29)	4	2	8(57)
2001	16	6	3	7(43)	8	8(50)	4	2	10(63)
合计	141	35	19	87(62)	45	96(68)	26	24	91(65)
%	100	24.8	13.5	61.7	31.9	68.1	18.4	17.0	64.5

表 2 的结果还表明, 研究报告中能够清楚表明研究者所用的抽样方法是随机抽样的比例很小, 不到总数的 $1/4$ 。如果实际研究中的情况果真如此, 那就说明我们的调查研究总体水平还比较差。事实上, 笔者相信, 实际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研究的比例肯定高于这一比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没有清楚陈述其抽样的方法和过程。尽管有些被笔者归为“无抽样说明”的论文中, 有一部分也提到了诸如“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采用多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这样的字眼, 但由于其整个论文中并没有交代这种随机抽样的程序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怎样操作或进行的, 因此, 从研究解析的角度看, 它们仍然没有向读者提供明确的证据, 仍然达不到结果呈现的规范要求。

按三个不同时期进行统计, 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三方面的变化情况。结果见表 3。

表 3 三个时期调查研究论文的抽样、测量、资料收集方法比较

(%)

年代	篇数	随机	抽样方法		测量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		
			非随机	无说明(%)	有说明	无说明(%)	访问	自填	无说明(%)
1990-1993	42	18.2	4.5	77.3	19.0	81.0	9.5	23.8	66.7
1994-1997	47	14.9	17.0	68.1	12.8	87.2	17.0	17.0	66.0
1998-2001	52	38.0	20.0	42.0	60.0	40.0	26.9	11.5	61.5
合计	141	24.1	14.2	61.7	32.7	67.4	18.4	17.0	64.5

表 3 的结果表明, 无论是对抽样方法的说明, 还是实际中随机抽样方法的应用上, 90 年代末期比起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来有了显著的提高: 随机抽样方法的应用比例由 18% 提高到 38%, 上升了 20%; 而无抽样说明的比例则由 77% 下降到 42%, 下降幅度达到 35%。与抽样方法的介绍情况相似, 研究者对变量测量方法的介绍也明显加强, 其比例由 90 年代初期的 20%, 提高到末期的 60%, 增加幅度达到 40%。这两个方面可以看成是国内社会学界在规范调查研究方法方面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在对资料收集方法的介绍方面, 无说明的比例变化不太大。这一情况值得注意。此外, 从实际报告的两种方法使用情况来看, 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 这就是采用结构式访问方法的比例在明显增加, 而采用自填问卷方法的比例在下降。笔者分析, 除了研究对象的不同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 研究者对资料收集过程的重视、对资料质量的重视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结构访问的方法显然的要比自填问卷的方法更为费时、费力、费钱, 但同时, 其问卷的回收率会更高、资料的质量会更好。

① “访问”指结构访问法; “自填”指自填问卷法。表 3 同此。

二、关于抽样方法

概括起来,研究者在论文中对抽样方法的介绍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是完全不介绍的方式。一些调查研究的论文中,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应该向读者交待自己所用的抽样方法,因而在论文中对抽样的内容只字不提。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只指出“为了什么目的、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谁进行了调查”。似乎只要说明“我的研究结果是通过调查得到的”就能代表一切。这种只注重“调查”,不关心具体方法和程序的做法实际上大大地降低了调查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

二是贴标签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句话方式”。例如“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某某市300户居民进行了调查”,或者“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某某年对某某市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尽管在实际上,其中一部分研究可能的确是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但从研究报告解析的角度看,这种只用某种抽样方法的名词来概括,而将具体的抽样过程和环节一句话全部带过的做法是不规范的。因为它并没有向读者提供必要的、有关抽样的信息,而似乎仅仅只是在给自己的研究贴上一个“随机抽样”的标签。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因为读者从这句话中得不到半点有关抽样方式的信息。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将它们归为“无抽样说明”的原因。

三是详细陈述的方式。即在研究报告中对抽样的具体方式、方法、过程等逐一进行介绍或说明。例如,“城市样本是按以下方法抽取的:(1)从中心6区中的每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办事处,共18个街道办事处;(2)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随机抽取一个居民委员会,共18个居民委员会;(3)从抽出的每个居民委员会中再按照户口花名册随机抽取33户左右的家庭;(4)在每个被抽取的家庭中,抽取18岁及18岁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城市居民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城市地区共获得有效样本601个”(张文宏等,1999b)。这是调查研究报告的结果呈现中起码应该做到的方式。

四是详细陈述加样本统计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做到对抽样过程、方法进行详细说明的同时,还给出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比如,对城市居民的样本,给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等背景变量的统计汇总结果,可以使读者十分清楚地了解样本的结构、各种重要特征的分布状况。以便读者更好地将调查研究的结果与研究者所作的推论联系考虑。

五是详细陈述加样本统计以及样本质量评估的方式。这是对抽样方法的最为完备的介绍方式。它除了具有上一种方式的全部特点外,还增加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对样本质量的评估。评估样本质量的目的是向读者展示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之间的误差大小,它能十分明确地告诉读者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样本评估的常见方法是在那些最基本的背景变量上,将样本统计的结果与总体统计的结果进行比较,以说明抽样方法的效果。例如,表4就是这种比较的一个例子(风笑天,2000b)。该例中作者比较的是样本与总体中家庭户规模的分布情况,表中1995年调查,指的是样本的结果,而1990年人口普查则反映的是总体的结果。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在实际研究中,这种比较不是每项调查都可以做到的。它与调查总体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关键点是:样本所取自的总体是否具有现成的、涉及研究基本单位的统计结果。

另外,有些研究由于是采用过去的样本和资料,因而在介绍时往往只用一句话说明,比如,“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某某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而有关那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则只字不提。稍好一点的做法是用注释的方式对该调查的地点、对象、样本规模等等作一简单说明。但这种说明并不能反映样本

表4 1995年调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家庭规模的分布情况

家庭人口数	1995年调查(%)	1990年人口普查(%)
1人	1.2	6.1
2人	6.4	13.3
3人	44.0	40.1
4人	25.3	21.7
5人	17.1	11.6
6人	3.7	4.2
7人	1.6	1.7
8人	0.6	0.9
9人	0.1	0.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6《1995年武汉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武汉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关键点是:样本所取自的总体是否具有现成的、涉及研究基本单位的统计结果。

另外,有些研究由于是采用过去的样本和资料,因而在介绍时往往只用一句话说明,比如,“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某某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而有关那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则只字不提。稍好一点的做法是用注释的方式对该调查的地点、对象、样本规模等等作一简单说明。但这种说明并不能反映样本

的质量和代表性。因为这样的说明其实只是告诉读者：我所用的资料是有正式出处的。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让我们举一个最近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同样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子。作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社会学家魏昂德，他是这样介绍其资料来源的：

我采用一项全国调查资料来分析这一问题。这项调查于1996年进行，它运用多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中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所有地区中抽取有代表性的家庭户样本。抽样设计以及实地调查程序的详细描述可参见项目手册(Treiman, 1998)，但这项研究的某些性质应该在这里提及。城市和农村的样本是分开抽取的。每个样本都是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按照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的比重，将25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分成25层。在农村样本中，根据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方法抽取50个县级行政区。在每一个抽中的县级行政区内，抽取一个镇或镇区；在所抽取出的镇或镇区中，又依据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方法抽取两个村。在所抽取出的100个村的每一个中，根据村里的家庭户登记表随机抽取家庭户。在每一个抽中的家庭户中，利用随机数表抽取一位年龄在20至69岁的成员作为被访者，最终得到一个由3003个被访者(家庭户)所构成的样本(Andren G. Walder, 2002)。

许多研究者往往只说到此段话的前一小半(引文中括号处)就结束了，而真正重要的后一大半则被省略。其实，在一篇可能长达万言的论文中，加上这短短的几百个字，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三、关于测量方法

这141篇调查研究论文在结果呈现中对变量测量的陈述情况，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没有介绍，即在整个论文中对变量测量的内容一字不提。研究者只是到了展现调查所得到的具体结果时，再将变量及其测量所用的问题在各种统计表格中体现出来。二是只有对调查研究中几个大的方面内容的简单提及，而没有对概念操作化或变量测量方法进行具体说明。比如，只简单提及调查的主要目标是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参与、代际关系和闲暇生活等问题”，或“成年子女与家长同住情况、不同住子女与家长的居住距离、不同住子女与家长间的互动及互助等”，而对于实际研究中是如何来具体测量这些内容的则无明确说明。大多数以描述现状为主的调查研究在结果呈现上往往采取的是上述这两种方式。三是在解释性调查研究中，虽有对基本变量、测量指标的介绍，但对变量含义的界定、测量指标选择的理由等等则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当然，总的来看，解释性研究中对变量测量的说明和介绍情况要明显好于以描述为主的调查研究。

从经验性社会研究的要求来看，结果呈现中对概念操作化和变量测量的完整说明应包含以下的内容：首先，要有对研究中主要概念的讨论。要在对其名义定义(理论定义)的讨论中明确说明自己的研究所采用的定义是什么(即对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其次，解释性调查研究中要明确指出自变量、因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如果有的话)各是什么，以及提出这些变量、特别是控制变量的理由或根据。再次，要详细介绍对上述各种变量是如何操作化的。既要给出各个变量的操作定义，同时还要给出所确定的测量指标、取值及其理由。对于那些试图测量态度、意愿等主观变量的调查研究来说，还应该对其变量操作化的具体维度进行说明。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主观内容需要采用多维度、多指标的测量，而常见的单维度的测量往往只能体现其内涵中的一个方面。再其次，要给出基本变量的样本分布状况，即样本中各基本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最后，要对自己的变量测量或操作化处理方法进行评估，对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一定的讨论，特别是要指出这种操作化方式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结果呈现中缺少对变量测量方法的说明的现状，一方面反映出一部分研究者头脑中缺乏经验研究中结果呈现的基本规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调查研究中，描述性的成分相对较多，解释的成分相对较少，与理论概念的联系不紧，缺少理论框架。因为经验研究与理论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研究中对概念的关注上。“概念是建构理论大厦的砖石”。一项具体的调查研究，如果能较好地与概念挂上钩，其所得到的具体结果的意义将更加深入，理论价值将会更大。而由于理论概念往往是抽象的，有的抽象程度还

比较高,因而对其进行经验测量的难度往往更大。与此相联系,将抽象概念操作化为具体测量指标的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

结果呈现中对概念界定、操作化指标等等进行说明,除了对调查资料,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具有影响外,还会对研究的效度产生影响。因为,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可观测的指标之间存在着一段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存在着从抽象到具体的“瓶颈”。如果缺少变量测量的说明,读者就无法评价其测量的效度。因为它实际上是简化、省略了“从抽象到具体”这一转变和经历中的许多内容,使读者无法了解其研究的概念与其经验测量的现象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联系。

四、关于资料收集方法

对141篇调查研究的统计和解析表明,在结果呈现中介绍得最差、十多年来变化得最小的方面是资料收集方法。从前面表3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90年代初期还是中期或末期,对资料收集方式没有介绍的调查研究的比例一直高达60%以上。它也许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在一些研究者的头脑中,或许调查就是询问,而询问似乎是谁都明白的事情,因此也就不需要说明了。有的研究者在论文中甚至都说到“入户调查”,却仍然没有说清楚入户后是如何进行调查的。这里的问题是:实际调查中是不是只有一种资料收集方式?调查研究中的资料收集过程是不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说明不同资料收集方式对调查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实际上,询问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不同的方式对调查对象、调查结果及调查质量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从大的方面看,调查研究中收集资料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构访问,另一种是自填问卷。这两种具体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比如,结构式访问的回答率高、资料的质量容易得到保证;而自填式问卷的匿名性好、相对节省时间等等。这些不同的特点都会影响到调查的进行,也会影响到调查资料的质量。因此,研究者所采用的具体调查方式,同样是读者评价和判断调查研究结果的一项重要指标。

同时,各种不同方式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同样是调查研究,同样是调查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一项调查采用的是结构式访问的方式,研究者派调查员在计划生育干部的带领下深入居民家中,当面对被访者进行访问。另一项调查采用的是自填问卷的方式,研究者让小学生将问卷带回家,交给其父母填写,然后带回交给老师回收。两项调查得到的生育意愿的结果相差巨大——前者的结果是,70%左右的独生子女家长希望生育一个孩子;而后者的结果是,70%左右的独生子女家长希望生育两个孩子。除了由于时间、空间所造成的差别,以及由于测量指标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外,具体的调查方式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难想象,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人们当着调查者的回答与完全匿名的自填回答之间会有多么大的不同。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这两项调查研究都不详细介绍它们的资料收集方式,我们又如何去面对这种绝然不同的调查结果呢?

除了两种调查方式之间的差别外,还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差别:一是研究者自行收集资料与交给他人收集资料之间的差别;二是调查所使用的调查员或访问员的性质、特征及规模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别;三是收集资料的时间长短、范围大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别;四是当面访问与电话访问、集中填答与个别填答之间的差别等等。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调查的结果带来影响。

五、关于统计分析方法

作为调查研究本质特征之一的统计分析,自然也是我们解析的一个重点。与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有所不同的是,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往往是直接体现在论文的结果中的,一般不用专门介绍(对某些特殊的方法,以及与统计变换、统计公式相关的细节有时需要进行一定的说明)。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关注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对各种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情况。详情见表5。

表5的结果表明,国内社会学界在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上的状况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90年代初期与中期差别不大,基本上是以初级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为主(70%左右),以中级统计分析方法为

辅(约 20%),运用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比例很小,仅占 10%左右。而 90 年代末期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呈现出以高级统计分析方法为主(超过 50%)、中级统计分析方法为辅(25%)的特点。这是国内调查方法水平不断提高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表 5 三个时期调查研究论文中所用统计分析方法比较

年份	篇数	初级统计		中级统计		高级统计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90—1993	42	30	71.4	8	19.0	4	9.5
1994—1997	47	33	70.2	8	17.0	6	12.8
1998—2001	52	11	21.2	13	25.0	28	53.8
合计	141	74	52.5	29	20.6	38	27.0

进一步的解析表明,在总共 38 篇使用了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论文中,多元回归是研究者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共有 22 篇论文中使用了这种方法,其比重占 57.9%。其次是因子分析有 12 篇(占 31.6%)、路径分析有 7 篇(占 18.4%)。另外,事件史分析有 4 篇,逻辑斯特回归 2 篇,对数线性模型 1 篇(分别占 10.5%、5.3%和 2.6%)。

作为定量研究方式之一,调查研究离不开统计分析方法的支持。而对于达到大部分调查研究的目标来说,多元统计分析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综合和提炼调查资料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社会现象的实际结构和本来面目。因此,90 年代末期以来的调查研究在运用多元统计方法上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国内社会学界进一步提高调查研究的整体水平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当然,表 5 最下面一行的合计结果也表明,在 1990 年至 2001 年的 12 年中,只运用了初级统计分析方法的调查研究仍然占了大多数,而运用中级、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比例则分别只占 1/5 和 1/4。这说明,要使国内调查研究在定量分析方面的整体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面前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换句话说,我们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将运用多元统计方法的比例从 10%提高到 50%,那么,要使这一比例从 50%提高到 90%或者更高,我们还需要多长时间的努力呢?

六、小结:结果呈现中方法介绍的意义

作为一种高度结构化、高度程序化、高度数量化的社会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无法回避科学方法论对其严格的、详细的程序检验的要求。在这方面,调查研究与来源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十分相似,而与脱胎于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则相去甚远。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结果呈现中对方法的介绍问题。

在调查研究的报告中,我们应该提供什么信息?为什么要提供这些信息?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和结论当然应该是我们介绍的重点。但是,除了研究的背景、理论框架、研究的目标、研究结果及结论以外,我们还必须在研究报告中向读者提供有关调查对象的抽取(即关于总体与样本)、概念的测量(即关于变量与指标)、资料数据的来源(即关于收集方法)、以及资料数据的处理(即关于统计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信息。规范的做法是:在研究报告或论文中,一定要专列一个独立的部分来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要有一个在诸如“资料与方法”、“样本与资料”,或“研究设计”、“研究方法”之类的小标题下列出的专门一节。在这一节中,研究者要清楚地、明白地、如实地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中各种操作的关键环节。

这种专门的介绍,不是教条,不是框框,也不是“洋八股”,而是科学研究论文的必备条件,是其结论成立的前提和依据,也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同时也可以使读者和同行切实地了解作者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和适用性。

本文的解析表明,目前国内研究者在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已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规范。但是,缺

少对研究方式、方法和过程的说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还缺少某种认识,缺少某种意识或修养。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在重视了研究结果中对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以及资料收集方法等等进行介绍和说明的同时,我们还应对与这些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比如对抽样中的“一般总体、调查总体与调查样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目标与抽样方式的选择”、“样本规模的确定依据”、“无回答比例的分析”、“抽样设计的理想目标与实践中的各种困难”、“样本结构的分析及样本质量的评价”等等;变量测量中的“概念操作化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指标的选择及其理论的或经验的依据”、“具体指标的效度与信度衡量”等等;资料收集中的“匿名性的正确运用”、“访谈过程的质量监控策略”、“不同接触方式的效果”、“不同类型调查员的影响”等等,以及统计分析中“对多元统计方法的误用、错用和滥用”、“对统计分析结果的正确解释”、“统计分析理论与理论分析的关系及其结合”等等。研究者只有对研究过程、操作效果、方法局限等方面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得出调查结论时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参考文献:

- 蔡禾, 2001,《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陈皆明, 1998,《投资与赡养》,《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邓锁等, 2000,《问卷调查研究:第二个10年的发展与分析》,《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
- 风笑天, 1987,《浅谈当前抽样调查中的若干失误》,《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
- , 1989,《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社会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 1999,《我们的社会学方法水平能够打几分》,《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
- , 2000a,《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 2000b,《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 2001,《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风笑天等, 1997,《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 2000,《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及其结构》,《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顾东辉, 2000,《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求职行为》,《社会学研究》第4期。
- 何景熙, 1999,《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李汉林等, 1999,《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第4期。
- , 2000,《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路路等, 1999,《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刘精明, 1999,《“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欣, 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罗斯, 1988,《当代社会学研究解析》,林彬等译,宁夏人民出版社。
- 徐安琪, 2000,《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徐安琪等, 1998,《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严善平, 2000,《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张文宏等, 1999a,《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第2期。
- , 1999b,《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友琴, 2001,《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郑路, 1999,《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6期。
- Walder, Andren G. 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张宛丽